

颶風之鄉

——澳門土生族羣動態

賈淵・陸凌梭 著

澳門文化叢書6

澳門文化司署



賈淵・陸凌梭 著

颶風之鄉

——澳門土生族羣動態

6

澳門文化叢書



澳門文化司署

編號 / ISBN-972-35-0206-2

Edição •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5)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 (1995)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 Mónica Chan

中文翻譯：陳潔瑩

Direção Gráfica • Victor Hugo Marreiros

設計主任：馬偉達

Capa • Ung Vai Meng

封面：吳衛鳴

Fotocomposição e Montagem •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植字 / 排版：澳門文化司署

Impressão • Tipografia Welfare

印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Tiragem • 2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二千冊

【內容提要】

自在中國海岸開埠四個多世紀以來，澳門這塊彈丸之地在世界上兩個極迥異文化的更迭對話中，是唯一貫徹始終的交匯點。東方葡人——澳門人或土生——乃這個歷時多個世紀對話的產物，其中的豐富成果和相互裨益亦祇有那些驚人的週期性動亂才能夠衡量，也就是書名中提到的「颶風」。

這一小羣人在他們的悠久曲折歷史中所表現出的莫大適應和復甦能力是經典的。雖然土生看來人數單薄，但他們仍然是澳門社會的主要導標之一。

在過去二十年來的急銳變化中，土生再次證明了他們有能力去面對歷史提出的嚴重挑戰。

這項研究傳達給社會科學從業人的主要訊息乃重視族羣身份的脈絡因素。

【作者簡介】

賈淵乃英國牛津社會人類學博士。現為葡國里斯本社會科學學院研究員及在工作企業科學高上學院任教授。是葡國人類學協會的創辦主席，亦是歐洲社會人類學協會的創辦會員和執委會成員。著作包括「阿當的兒子，夏娃的女兒」(FILHOS DE ADÃO, FILHAS DE EVA, CLARENDON PRESS, 1986及D. QUIXOTE, 1989)、「人類學的脈絡」(OS CONTEXTOS DA ANTROPOLOGIA, DIFEL, 1991)和「米芒與泥土的氣味」(AROMAS DE URZE E DE LAMA, FRAGMENTOS, 1993)。合編的著作有「死亡在當代葡國」(A MORTE NO PORTUGAL CONTEMPORÂNEO, JASO PRESS, 1984及QUERCO 1985)和「瞭望歐洲」(EUROPE OBSERVED, MACMILLAN'S, 1992)。是一九九二年度英國倫敦經濟學院「馬里諾斯基紀念講座」的主講者(MALINOWSKI MEMORIAL LECTURER)，亦是同年美國三藩市歐洲人類學會的「傑出主講者」(DISTINGUISHED LECTURER)。其研究和教學的主要範疇乃家庭比較性研究、權勢和象徵性行為之間的關係、以及族羣。

陸凌梭乃葡國里斯本新大學社會學博士。現在該大學社會人文科學系擔任教授和協調工作。著作有「農村社會與工業」(FAMÍLIA RURAL E INDÚSTRIA)。合作編著的作品有「暴力的想像」(REPRESENTAÇÕES DA VIOLÊNCIA)、「社會與暴力」(SOCIEDADE E VIOLÊNCIA)及「歐洲的農村社會」(THE RURAL FAMILIES IN EUROPE)。此外亦曾在國內外不同社會科學雜誌發表文章。現為葡國社會學協會諮詢委員會成員，亦是葡國科學團體聯會的副主席。其研究工作地域涉及葡國、阿索爾羣島、澳門和安哥拉。

目 錄

贈獻	1
前言	3
譯者的話	7
第一章—族羣身份的歷史脈絡	11
研究中「土生」一詞的含義	13
竹枝澳門—動盪與持續	16
第二章—家庭與族羣：關於研究方法的事前考慮	27
家庭範疇	29
族羣身份範疇	31
方法論總結	34
第三章—根源問題：族羣身份與婚姻脈絡	37
根源問題	39
族羣之間兩性關係的不對稱	46
結論	49
第四章—土生世代	53
衰落一代的歷程	56
在族羣方面分裂的中產階級	60
掌權一代的歷程	68
冒頭一代的歷程	73
結論	78
第五章—締結抉擇：在社會政治動盪環境中的婚姻策略	83
資料收集的原則	86
所收集資料	87

有關新人所屬族羣的判斷過程.....	88
在時際比較中所用的標準.....	89
族羣之間通婚的演變.....	91
混合婚事與混合儀式.....	96
婚姻、家庭方案和社會網絡.....	101
性別關係的新動態.....	104

第六章—隨機性的介入：個人身份與族羣認同上的曖昧

.....	117
族羣及其曖昧之處：個人選擇中的隨機性.....	119
長期以來的多語化現象.....	121
冒頭一代的透視圖：商業學校一例.....	127
婚禮中所用的語言.....	129
語言程度欠佳的烙印.....	130
冒頭一代的文化綜合性.....	132
我是誰.....	132
族羣和個人姓名.....	138
介乎兩個族羣之間的取名方式.....	142
結論.....	148

第七章—由共同體到權威：精英與集體行動.....

權威與特權.....	153
那一類的共同體？.....	156
族羣核心：家族.....	162
族羣核心：友人.....	166
族羣核心：友人.....	170
結論.....	173

後語.....

附錄一.....

嘉諾撒修院所收養的孤兒.....	181
一、孤兒來歷.....	183

被收養女嬰.....	183
二、國籍和合法身份.....	184
 附錄二.....	187
女親屬的職業百份率分配.....	189

信 *Mónica*
信 *Ema*

前言

自開埠至今四個世紀以來，澳門這塊彈丸之地由始至終一直在兩個迥異文化的曲折對話中擔任寥寥可數的文化交匯點角色。雖然彼此互相認識，而且期間亦有短暫的接近，但中國和歐洲在文化傳統方面各自循着不同方向發展。

回顧澳門充滿波折的歷史，它能夠屹立不倒實在有點令人費解。書名中的「颱風」一詞不單是說每逢夏天蹂躪澳門，過後遺下一片恐慌災害的風暴，它尤其是指澳門歷史上不時出現的正統性危機，其循環規律顯示它們實在是結構性現象。

東方葡人，別稱土生，乃兩個文化歷時幾個世紀對話的產物。對話的豐富收穫以及相互裨益亦祇有這些意想不到的駭人循環性衝突才能衡量。在不同歷史時刻，澳門曾呈現不同面貌。由葡人在澳與日本通商的繁盛時期，到十六世紀西班牙統治葡國六十年間澳門所遭受到的遺忘，再在東印度公司時期恢復顯赫，然後在英國接管香港後再陷入低潮，繼而受到孫中山共和國在中國南部所引起的動亂波及，後來在日本侵華時享受到異樣的自由和可憐的獨立名義，之後在這個世紀中葉經濟再度癱瘓，再在文化大革命中卑屈就範，直至今時今日的社會經濟繁榮。在所有這些時刻祇有一點維持不變——就是土生為數不多但堅定持續的存在。

不過，單憑中葡兩國關係去理解土生的過去和現在是不足夠的。任何人祇要稍為思量一下土生廚藝或他們在本世紀初仍然通行的土話，都會立即明白到土生乃中國、歐洲、以及整個東南亞沿海一帶長期以來的互相接觸和影響經過一個沉澱過程得出來的產物。土生在他們的動盪悠久歷史中表現出典型的適應能力和復

甦能力。他們給予人文科學的主要訊息乃族羣身份具有隨着環境變遷的特性。

土生雖然似乎人數單薄，但他們仍然不失為澳門社會的主要導標（VECTOR）之一。在過去二十年來的急銳變化中，他們再次證明了有能力去面對歷史提出的嚴重挑戰。在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中國政府之後他們會扮演甚麼角色？這是他們每天自詢的煩惱問題。答案觸及很多難以預料的因素，實在無從下斷語。不過，我們相信對目前和過去作批判性反省和分析乃是面對將來的最穩當方法。

本書的研究主題當然離不開「土生」二字。事實上乃日後成為我們線人的人士在初次與我們接觸時給我們提供了下面的啟發問題：「那土生一詞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之所以把這個問題放在本書開首，皆因為全賴它此次研究最終才成為一項有關族羣和家庭的探討。

家庭概念之所以受到牽連乃因為我們還來不及反問他們剛才的問題，他們已經扯到「土生世家」上頭去了，特別是所謂中的「傳統世家」。這些究竟是甚麼家族？我們最初打算通過統計方式，以數據為基礎有系統地列出這些家庭的數目。然而，我們很快便發現到這個辦法完全不切實際，即使可行結果也不會可靠。我們需要做的實在是詮釋性分析，這樣才能捕捉到身份現象在多元文化和族羣高度互動環境中的複雜面貌和流動性質，以及歷史的先決影響。

如此這般就觸及到所謂「根源」問題。質詢一個族羣的根源就等於質詢它的存在理由。而土生族羣最使人迷惑的特徵之一恰好是他們對根源的界定形式。雖然我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其實是在我們謀求解答這個新疑問的過程中才產生了本書的綱領：婚姻。在一個以混血^[1]為規範的羣體裏，婚姻選擇乃個人定形過程中的重要時刻。透過婚姻人們為後代的族羣身份勾劃下輪廓，肯定自己在身份方面所做的決擇，並有機會重估父母的決擇。

可是澳門是一個不斷在變的城市，環境有異時選擇的意義亦隨着改動，有時簡直出人意外。為了這個原故，我們決定嘗試去理解族羣身份和世代意索（ETHOS）之間的關係。我們由語言和名字兩種個人身份表現形式着手，務求找出一個人怎樣由一連

串有關「我是誰」的決定出發而達到「我們是誰」的結論。我們會簡略地說明土生精英的運作方法，以及引發集體行為的整合現象背後的非正式社交網絡。

今次研究在一九八九年至九二年間進行，期間在澳門所做的實地考察前後總共十二個月。當地的人和事的複雜性和趣味使到我們的研究工作成為一次豐富人生的難忘經驗。無論是土生知識份子或行政精英，還是華人有識之士，對這次研究都表示出真摯關心，處處予以我們方便，我們衷心感激他們浪費了那麼多寶貴時間向我們解釋他們平素知道的事情。

在澳門，整個研究計劃全盤由文化司署資助，對促進澳門學術研究不遺餘力，難能可貴。在里斯本，熱帶科學研究院屬下的非洲和亞洲研究中心在我們着手今次計劃時亦曾相助，此外我們還要感謝我們各自隸屬的學術單位：里斯本大學的社會科學院和新里斯本大學的社會人文科學系。

最後，我們必須逐一多謝幾位對今次研究有特殊貢獻的人。首先是計劃的發起人彭慕治（JORGE MORBEY），沒有他奠定基礎，這個計劃實在難以成事。之後在一九九〇年至九二年間文化司署的領導人一直予以我們禮待慷慨的支持，尤其是司長布嘉麗（GABRIELA POMBAS CABELO），她的好意和由衷關注允許我們克服了好些途中遇到的困難。在多次逗留澳門期間，承蒙文化司署調查研究部協助，該部門廳長冼麗莎（TERESA SENA）對我們的幫助經常超出工作的範圍。此外我們亦要感謝翻譯陳潔瑩，她的意見和翻譯對本書都非常寶貴。

我們實在無法一一列舉所有曾協助過我們的人士，其中某些今日已經成為我們的朋友，我們謹好在此向兩位異常慷慨的線人——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和HENRIQUE MADEIRA DE CARVALHO——表示感激。

一九九三年八月於澳門

註解

- [1] 參考GRACIETE BATALHA有關「混血人士」一詞的敏銳觀察。

本書是一項共同策劃的成果。不過，我感到有必要向讀者表明一點心跡，就是促成它面世的大部份研究工作都是由賈淵教授獨自進行的。如在書中受觀察的家族一樣，本書亦有它的歷史，一個由不同方案、長時間的爭辯和討論形成的歷史，再加上一個超越書本身意念的希望：為有關澳門和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持久性研究奠定基礎。雖然本書是我倆合作的結晶，但公允地說：這本書主要是賈淵教授的著作。

陸凌梭

一九九三年八月

譯者的話

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我發現到翻譯工作根本是無所謂了結的，每重讀一趟都覺得有地方要修改。一來是自己經驗疏淺，但我相信這亦是翻譯工作固有的一面，當思想是別人的時候，便不受個人思維秩序和習慣的限制，所以在表達方面便顯得有很多可能性，不過文字背後的信念力量亦因而受損。此外在翻譯時思路不時因理解和搜索而中斷，這亦影響到句子之間的連貫性。如今，在「完成」了目前這個譯本後，我感到有必要向讀者交代一下其中一些用詞選擇。

首先就是書名中的「土生族羣」一用語。葡文「土生」一詞的字面意思其實是「澳門人」，這乃土生給自己的稱謂，其中並不包括華人，但在中文裏澳門人的意思則廣泛得多，包括所有在澳門出生或在當地定居已久的人，這當中反映出雙方在歸屬感情上的一種競爭。根據作者在書中的定義，他的研究對象就是土生，而「土生」一詞也的確是澳門現實和詞彙的一部份。雖然非澳門本地人士通常並不認識這個稱謂，但這更突出了該詞的本地特色，實在無可亦無需取代。至於「族羣」一詞也略見奇怪，一般人可能會覺得「民族」比較「順耳」。但事實上正因為「民族」比「族羣」通俗，它受既有用途的限制亦較大，所以誤導的機會亦較高。我們經常聽到中國有五大民族和若干少數民族，但這祇是一個有政策立場的劃分，在「民族」的統稱下，就說漢族，還有很多分支，例如廣東人、四川人、北京人或上海人等，彼此在語言、風族、歷史方面各有不同，在這個情況下採用「族羣」就可以避

免「民族」的含義限制。事實上，「族羣」已成為一個人類學及社會學的術語，基本上是以上述標準（亦可按理論而異）劃分的羣體，可以用於「民族」層次，亦可以用於較低層次，它可以取代「民族」，但反過來就不行了。在用詞方面，在不影響原文意思的情況下我都盡量避免術語，希望可以做到輕鬆和普及化一些，惟理論概念除外，例如「整合」（INTEGRATION）、「脈絡」（CONTEXT）等。有兩個概念爲了方便理解，本人在翻譯時加添了原文沒有的說明，就是「跨族繁殖婚姻脈絡」（MATRIMONIAL CONTEXT OF PRODUCTION）和「同裔繁殖婚姻脈絡」（MATRIMONIAL CONTEXT OF REPRODUCTION）。何以一是「跨族」一是「同裔」呢？皆因爲前者是指華人與土生、華人與葡人、或三者其一與另一個外來族羣人士之間的婚事，牽涉到兩個不同族羣；後者則是指土生與葡國人的婚事，大實同是葡裔人士，但在定義上却屬不同族羣。此外，FAMILY 有時被譯成「家庭」，有時則被譯成「家族」，看情形而定，前者是狹義，後者則是廣義。最後再要一提的就是「導標」一詞，原文 VECTOR 乃數學名詞「有向量」，但再一次爲了方便理解本人決以「導標」代之，局部保持了方向速度的含意。本書原著爲葡文，但在譯本中所有理論概念參照都是用英文，此乃作者本人的意思，目的在方便不諳葡語的讀者。

最後本人要加說的就是，如引言開首時稱，翻譯是無休止的，這個譯本雖已告一段落，但可以改進的地方肯定還有很多，請讀者們多多指教。本人是在法國唸的社會學，再加上是澳門人，所以在理解原作方面有一定的便利，但在便利之餘亦有一弊處，就是我的中文帶有很多外文與廣東話的影響。在這方面本人特別要向徐新先生致意，多謝他耐心助我修改初稿。然而，我們的討論觸發起我一些關於語文的感想，就是外語和方言對正統中文的影響。當然這已經是一個經典論題，但續本書的思緒，在澳門的環境裏，這個問題卻是適得其時其地。在澳門外文長期以來是學校的重點科目，謀事的有利條件，而廣東話則是日常的語言，那它們的滲透在所難免。在香港更已存在廣東話文學，而港澳的報章都充滿了濃厚的廣東話語法，這一切說明了語言乃一個充滿活力的辯證生產過程，說的人跟說的語言，語言本身跟新原素不斷互

相影響，而今日的中文亦是這個恒久不絕過程的產物。本人僅希望在特定地域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特有語文原素可以使現代漢語規範化的過程更加活躍，內容更加豐富。

一九九四年六月於里斯本